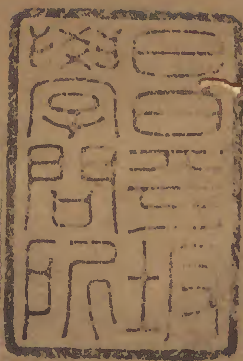


晦菴文集

四十九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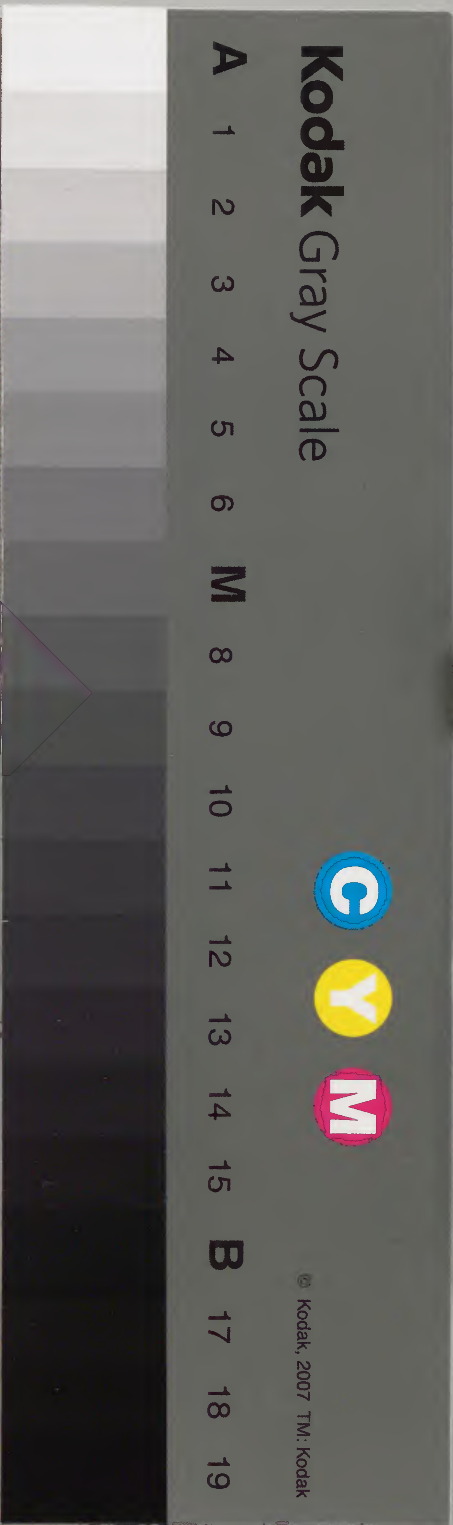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一四一	六四	三四九二
架	冊	號
漢書類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三一五	六四	三四九二
架	冊	號
漢書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92
冊數	64 (28)
函號	315 136

二六八



內閣大庫
皇家書
山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十九
答王子合

淺草文庫

前月未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
相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伯恭奉祠已久亦每談志
行之美也所論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
則以為惟學為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
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間恐其勞而無補也不審
明者以為如何

答王子合

向來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易傳云動之端乃天地之
心也未觀其肯近思得之敢質於先生遇謂天地之心

王邦亮

生生不已太極一動二氣運行互爲其根蓋未嘗或息
非可以動靜言也其曰動之端云者指流行之體示之
即生物之原者也遺書云天只是以生爲道天地之心
固在於生物然於生處觀之則偏於動而不知動之所
以然非指其端無以見生生之理也在人則惻隱之心
是也乍見孺子將入井必有怵惕惻隱此心不遠於此
察之庶可見矣此心雖非心之本體然始發見在是故
推此心則廓乎天地之間無所不愛人惟汨於欲而不
知復則是心泯然不見猶窮陰涵蔽萬物歸根生生之
理雖未嘗或息何自見之一陽微動生意油然而此復所
以見天地之心也在學者工夫則平日涵養語默作止
須要識得端倪則心體昭然可默識矣故伊川云善學

者不若於已發之際觀之觀於已發識其未發克己不
已一旦復之則造次顛沛皆見此心之妙始可以言仁
矣

所喻復見天地心之說甚善然此須通動靜陰陽善惡觀
之見得各是一理而此意無所不通始盡其曲折耳學者
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
約處若說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却是添却一事
也鄙見如此或恐未然更告諭及子晦相見煩致意未及
奉書歐陽慶嗣書云甚賴切磨之益想日有至論也

答王子合

所喻思慮不一冒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
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此者不解而自釋

答王子合

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唯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簀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知所據似未安也子舍所謂大夫之簀季孫安得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之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亦善但謂曾子辭季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為已甚而龜勉以受其賜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甚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毫不止則有累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為必將死而後

於此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中子之受皆為非禮或者因仍一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此毫釐頃刻之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為合禮而可也女亦不必以為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况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豈有平時龜勉徇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一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計其未一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即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矣然就二說論之謂受簀合禮者但失之輕易粗畧考之不精而謂龜勉周旋者其巧曲支離所以為心術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要當推類

究索按本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賢之學也鄙見如此幸復相與考之再以見喻

答王子合

昨承問及復卦之說如所論固善然亦有說蓋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且如人方窮物欲豈可便謂其間天理元不間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程夫子所謂天地間雖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此語最為完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無者若善惡則有貞妄之分人當克彼以復此然後可耳至所謂可識心體者則終覺有病蓋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為是如何為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為窮理也曾子受季孫之賜無可綴飾只得做不是所以後來人要易了方死只如此看多少直截若謂因仍習俗非曾子之為然則向所謂龜勉周旋者又豈得為曾子之為邪要之一等是錯了不若只如此看猶不失為仁者易辭之過也如何如何

答王子合

所問禮文曲折此在經訓甚明但今世人情有不能行者且依溫公書儀之說亦不為無據也見成服及禫處然今日月已久計已如此行之矣家祭一節書頃居喪不曾行但至時節略具飯食墨衰入廟酌酒瞻拜而已然亦卒哭後方如此前此無衣服可入廟也今服其喪未葬亦不敢行祭非畧之乃謹之也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答王子合

前書所論實地功夫者甚善但常存此意時復提撕勿令
墜墮乃佳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惰自放倒
耳貞不可以不戒至於出門有礙之說則似未然自家持
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
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
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纔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
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今書所論中庸大旨蓋多
得之但言其上下察也其者指道體而言察者昭著之義
言道體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揚之意似皆以為
察之察若如其言則此其字應是指人而言不知此時
有人之可指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

能為費聖人所不知不能為隱此為用橫渠說而異乎伊
川者然伊川亦不說著費隱二字如何分畫但想其意不
如此耳天地閉為不怨一語雖有病然大意取象是如此
如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無以君子
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為君子
而無一小人也豈相病哉其鬼不神是老子語謝氏語解
所引正與其語錄相表裏不知如何見得優劣處恐不必
如此分別也恐別有說更煩詳喻二十七章說則所分畫似全未是
恐更當以章句之說考之乾知太始說者多為主宰之論
似若微妙而反粗淺蓋若如此則乾與大始各是一物而
以此一物管彼一物如今言某官知某州事也故伊川先
生只以當字釋之則其言雖若淺近却無二物之嫌意自

卷之五 五

渾全也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他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緣自章首尚綱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其當別為一義與詩不同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由內以達外也宗廟南向堂室皆南向但室戶在室南壁之東偏而南向牖在室南壁之西偏而南向故以室西南隅為奧而為尊者之居所謂宗室牖下也既以西南為尊者之位則室中之位固以東鄉為尊矣非謂廟東鄉而太祖東向也然亦非獨太祖也凡廟皆南鄉而本廟之主在其廟室中皆東鄉但祫祭於太廟之時則獨太祖不易其位而羣廟之主合食於廟者皆南鄉北鄉以叙昭穆耳禘祭於太廟則又以所出之帝為東鄉而太祖反居南鄉為配位也

通典開元禮奠先聖東向

廟南向乃古禮也堂上之位則以南向為尊如儀禮鄉飲酒賓而牖前南向今沈存中說祭禮朝踐於堂亦以南向為尊而政和新儀亦有是說但未見所據之本文又秦漢間廣成君王陵母皆云東向坐田蚡傳亦云自坐東鄉而坐其兄南鄉此則不知其為室中為堂上但猶以東鄉為尊則可見矣

答王手合

別紙所論甚悉但如此講論愈覺支離勢須異時而見口講指畫乃可究見底蘊今且當就理義分明處理會令徑路滑熟庶於上達處有可漸進之階耳祭禮廟室西上證據甚多但通典注中有夫人之主處右之說而賈瓊祭儀又云夫人版皆設於府君之左韓魏公祭圖亦以妣位居

考之東詳此廟室既以西為上則不應考東而妣西恐通
典或字誤耳此書雖舛本亦多舊設孝子之稱據禮亦有如此通稱
者如云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之類但今當各以其
屬書之似為穩當耳

答王子合丁未十二月十五日

謝氏致生致死之說亦是且借此字以明當祭與不當祭
之意致生之者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也致死之
者如絕地天通廢撤淫祀之類是也若於所當祭者疑其
有又疑其無則誠意不至矣是不得不致生之也於所不
當祭者疑其無又疑其有則不能無恐懼畏怯矣是不得
不致死之也此意與檀弓論明器處自不相害如鬼神二
字或以一氣消息而言或以二氣陰陽而言說處雖不

然其理則一而已矣入以為神便是致生之以為不神便
是致死之然此兩句獨看却有病須連上文看可與不可
兩字方見道理實處不是私意造作若不然即是應觀法
界性一切唯心造之說矣其他未暇詳論蓋成伯告歸甚
通故且附此餘俟來春相見面論大率尊德性一條章句
似已詳備更熟玩之自見功夫分別處日用間常切提撕
著實下手方見得力處若只解說無有了期不濟事也

答王子合

細看前書諸說謝氏之言大槩得之若以本文上下考之
即誠不免有病乃若其意則所謂致生之者即是人以為
神致死之者即是人以為不神之意耳天神地示人鬼只
是一理亦只是一氣中庸所云未嘗分別人鬼不在內也

人鬼固是終歸於盡然誠意所格便如在其上下左右豈可謂祀典所載不謂是耶奇怪不測皆人心自爲之固是如此然亦須辨得是合有合無若都不分別則又只是一切唯心造之說而古今小說所載鬼怪事皆爲有實矣此又不可不察也

答王子合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又言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秋冬夏元亨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冬何以爲春而不貞又何以爲元就此看之又自有先後也又如克己復禮然後可以爲仁固不可謂前此無仁然

心內靜而後動也惟精惟一而後可以執中固不可謂前無中然亦由靜而後動也舉此類而推之反復循環無非至理但看從甚處說起則當處便自有先後也

性之善猶水之下此善字却是就人物稟受以後而言據其發用之初對其成就之極又自爲陰陽也念念相逢事相續無頃刻不如此大意亦與前段相似細推之可見來喻所引乃舊本後來思之不能又生支節轉費分踈故嘗削去然今得子舍如此商量却好不然則此意終不明也

愛人利物等語亦不甚精後已刪去矣仁字須是就一事上見統體之全就統體處見一事之實方始活絡無滯礙處

此段甚好如云氣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終為主此即所謂妙合也又云自其生化之所自出而言故曰妙合此句却不甚親切

鬼神第一段甚好

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為陰而氣為陽故鬼為鬼而魂為神以運言之則消為陰而息為陽故伸為神而歸為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鬼也而必以魂為主鬼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鬼為主則亦初無二理矣

幽滯之鬼終歸於盡以此論伯有為厲之事則可矣然亦須無鬼鬼而言不可專指幽陰也若論鬼鬼之正則便只是陰陽元非他物若天地之陰陽無窮則人物之靈亦盡所以誠意所格有感必通尤不得專以陰滯未散終歸於盡為說矣

大學直卿看過有疑處已貼在內可詳之但知止則止字為重言知其所當止也知至一則知字為重言其知識到極處也今日格物致知格是極一乎知之至其地位固如此然其文意不同亦不可以不察

答王子合

陰陽之氣相勝而不能相併其為善惡之象則異乎此蓋以氣言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本固並立而無先後之序善惡之分也若以善惡之象而言則人之性本獨有善而無惡其為學亦欲去惡而全善不復得以不能相無者

而為言矣今以陰陽為善惡之象而又曰不能相無故必曰小人日為不善而善心土不嘗不聞見以為陰不能無陽之證然則曷不曰君子日為善而惡心亦未嘗不聞見以為陽不能無陰之證耶蓋亦知其無是理矣且又曰克盡已私純是義理亦不離乎陰陽之正則善固可以無惡矣所謂不能相無者又安在耶大凡義理精微之際合散交錯其變無窮而不相違悖且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周子所謂剛善剛惡柔亦如之者是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各而陰主此類甚多要當大其心以觀之不可以一說拘也

窮理之學誠不可以頓進然必窮之以漸俟其積累之多廓然貫通乃為識大體耳今以窮理之學不可頓進而

欲先識夫大體則未知所謂大體者果何物耶

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今日曰子子貝曾點知道矣而窮理未盡則未知所謂道者又何物耶

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日凡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後書所論欲識端倪未免助長者得之矣然猶曰其體不可不識以亦未離前日窠臼也後書已改識字為知字又云心體之知亦似已覺前弊但未悟此然耳

答王子合

聖人以此洗心

聖人以此洗心此字指箸卦之德六爻之義而言洗心言
聖人玩此理而默契其妙也退藏於密但言未感物之時
耳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則所以用者亦此理而已其所以知
來者向之所謂負而神者也其所以藏往者向之所謂
以知者也神武不殺言聖人之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
以明於天之道以下乃言以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
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此章文義只如此程先生說
或是一時意到而言不暇考其文義今但玩味其意別看
可也若牽合經旨則費力耳

孟子言性善一章伊川先生謂性之本又謂極本窮源
之性明道先生則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
便已不是性凡人說性口是說繼之者善也伊川以

本而明道言其繼何也竊思伊川之言只謂性之本然
耳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則用子之所謂無極
也不可容言也若太極則性之謂也太極固純是善自
無極而言則只可謂之繼明道之言所以發明周子之
意也伊川之意只是說性之本然無不善耳所以為極
本窮源之性與明道之意不相妨鄙見如此

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
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下文云無極
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
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人生而靜靜者固是性然只
有生字便帶却氣質了但生字已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
未有形見處故今纔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

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
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
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
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
也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即道也然以變易而
得名道者自然不易之理也從之者亦適當之而已非
以此而從彼也

易之所以變易者固皆是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則因其大
象之變灼見理之所當然者而繫之辭教人以變易從道
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之
謂也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已
之信屬焉云云

此說大槩得之但乾坤皆以性情爲言不當分無形有形
只可論自然與用力之異耳

八卦之位如何

康節說伏羲八卦乾位本在南坤位本在北宋王重易時
更定此位其說甚長大槩近於附會穿鑿故不曾深留意
然說卦所說卦位竟亦不能使人曉然且當闕之不必彊
通也

答王子合

竊謂聖人既已玩易而默契其妙自然退藏於密吉凶
與民同患更無先後之可言

理固無先後然時與事則不能無先後之殊矣此等處須
子細著實理會不可一向掠空說向上去無收殺也

性之初只有善本無惡之可言乃四德之元五常之仁
也孟子所謂性善者此是也明道言繼之者善方言性
之發用則四端之心是也烏得與情合而言之

性之始終一於善而已不當云性之初只有善也若如所
云則謂性之終為有惡可乎性之發用非情而何情之初
則可謂有善而無惡耳乃若其情若字恐亦未必訓順也

答王子合巳酉閏五月十八日

所喻祠記前日之書似已奉報不知後來頗見邸報否語
默隱顯自有時節前日庸仲亦以修學來求記謹不敢作
矣今只有解釋經義與時事無大相關且流俗所不觀故

不免偷閑轉頓然亦稟稟不暇前保况駁作文章說道

理大書深刻與人遮屏壁使見其姓名指瑕求覺以重世

俗之憎病乎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

設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此色兩關打不透便

更無話可說也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頃時時抽摘

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且覺講學之功不在

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愚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

并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間便成相忘雖欲不放其良心

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并以提撕學者為佳如其不然

則呂藍田所謂無可講者真不虛矣人若得它就此得些滋

味趣向立得一箇基址即向後自止不得若都茫然無本

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學切望於此留意不須

鐫碑立名只為一時觀美無益於人邂逅或能生事也

答王子合

使天下皆知此理而求止焉固且新民之事然其所以使
之如此者必有道矣示之表儀固是所以新之之本然已
屬明明德之分矣須知政教法度之施於民者亦無不欲
其止於至善也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
節目與孝與弟不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此
章再舉之者平天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
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
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
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然則治國平天下雖無二道然其
發見之繁不可謂無異術也

意雖心之所發然誠意工夫却在致知上做來若見得
道理無纖毫不盡處即意自無不誠矣意誠然後心得其
正自有先後今日主於心而出中以出安有不誠正是顛
倒說了

以上四說請詳之橫渠先生有言義理有疑即濯去舊
見以來新意此言最有理蓋舊見已是錯了今又就上
面更起意思譬畫分踈費力愈多而於本經正文意思
轉見昏了須是一切放下只將經文虛心涵泳令其本
意瞭然心目之間無少差互則却回頭來看舊來見處
其是非得失不崇朝而決矣

答王子合

示喻曲折具曉所謂但區區之意以見彼間風俗鄙陋汙

濁上不知有禮法下不知有條禁其細民無知猶或可憐而號爲士子者恃彊挾詐靡所不爲其可疾爲尤甚故於此輩苟得其情則必痛治之蓋惟恐其不嚴而無以警動於愚俗至於庶退好修之士柔良鰥寡之民則未嘗以此加之也細民籍籍不知此意妄生恐懼而彼爲士者亦何遽至畏縮而不敢來相見乎若果有之即是其見識不高趨向凡下無以異於愚民爲政者亦安能每人而悅之哉至如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蓋驅百里之民使之隨官荷畚持鍤揭竿引繩以奔走於山林田畝之間豈若其杜門安坐飽食而嬉之爲逸哉但以爲若不爲此則貧民受害無有已時故忍而爲之庶其一勞而永逸耳若一一恤此必待其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而可行矣且如

此間紹興年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之中是固目見之亦以爲非所當行但訖事之後田稅均齊里閭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遂無一人以爲非者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但惜乎此事未及下手而上下共以私意壞之使人預憂其擾而不見其利此則非熹之罪而當世自有任其責者尚何言哉然當時若更施行則其擾不但土封而已不知嚙脊又復如何也若便指土封爲擾而謂經界之不善則如子合者亦未究此利害也桂林之行亦引此自列然後得免後世當有知此心者耳新學既成氣象開豁但願自今以往游其間者亦各放開心曾莫作舊時卑污暗昧見識乃爲佳耳

答王子合

所喻土封事當時却無人來論訴亦無人子細說及熹又
尋即去郡故其事不及露而失於究治耳但如來喻所云
所費不多不能與之訟於官府則其為害應亦不至太甚
但今已不行無可得說便且借此為話端而興謗議耳若
舉盡行則熹自料雖使更用嚴刑峻法此等小擾亦恐終
不能免其謗必有大於此者而如子合者亦將有番悔青
苗之議矣此可付一笑也少時見所在立土封皆為人題
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為利害之
實有不得而避者耳如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
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
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
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亦曾看漢高初定天下蕭何大
治宮室又從婁敬說徙齊魯大姓數十萬於長安不知當
時是費幾箇土封底功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其於今日
事勢何如也子餘留此又適熹病不得朝夕相聚又見渠
長上不欲痛下鈴鎚後來自覺如此舍胡恐誤朋友方著
力催償功夫則渠已有行日矣其有尚宿留者用新法課
程近日却頗長進信乎小仁者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
長又人情也

答林伯和

示諭前此蓋嘗博求師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見求道懇
切之意以熹觀之此殆師友之間所以相告者未必盡備
聖門學者入德之序使賢者未有親切用力之處而然耳
大抵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

明明德為先新民為後近世語道者務為高妙直截既無
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
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囂然遽以判斷古今
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博
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慤實可以為善而智識或不逮人者
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為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
以持敬為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
即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
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惰矣講
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
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
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

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
加察其善端之發懽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
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
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
態則為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
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為過計之憂以失先
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為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
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
過惡也無由面諭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
人但叔和幾道及林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

答林叔和

示喻為學本末足見雅志嘗觀當世儒先論學初非甚異

止緣自視太過必謂它人所論一無可取遂致各立門庭互相非毀使學者觀聽惶惑不知所從竊意莫若平視彼已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爲己善擇其切於己者先次用力而於其所未及者姑置而兩存之俟所用力果有一入頭處然後以次推究纖悉詳盡不使或有一事之遺然後可謂善學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答林叔和

襄事既在秋冬日下想亦少寬雖或紛冗不得近書冊然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亦無往而非學也只在日間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

答林叔和

孟子程子所說才字之意不同既是聖賢之言後學如何便敢判斷但此事道理只就自己身上體認便自見得而其所以爲是非得失者亦不容無分別也如集註中以程子爲密即是見得孟子所說未免少有踈處今但以程子爲主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而兩書之說亦不至甚相妨矣

答林熙之

易文言德不孤正是發明大字意思謂德盛者得之矣然與物同亦是此意試玩敬義立而與物同之意當得之恐不可云只是說與物同也

答陳膚仲 孔頴

所論詩序之疑舊嘗有此論而朋友多不謂然亦不能與之力爭姑著吾說以俟後之知者而已關雎序文之失固

然論語之意亦謂其樂得淑女也不過而為淫其哀夫不
得也不過而為傷正如詩文之謂耳但序者不曉乃析哀
樂淫傷為四事而所謂傷善之心者尤為無理是則不可
不察也然此等處姑默識之不須遽與人辨今人耳學都
不將心究索難與論是非也大抵諸經文字有古今之殊
又為傳注障礙若非理明義精卒難決擇不如且讀論孟
大學中庸平易明白而意自深遠只要人玩味尋繹目下
便可踐履也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
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
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
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
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答陳虜仲

來書云今日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
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
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為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
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為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
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
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
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偶未有
定本謾此奉報可試思之若於此得力却遠勝看解也聞
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間羞言
擗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事
外之弊耶此雖與吝嗇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為失中則

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答陳膚仲

累書喻及教導曲折甚善此傳承便來雖不得書傳亦具
言近况知人情頗相信足以爲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
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已成
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
粗足以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
然近年翻弄得鬼恠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
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最是永嘉浮偽纖巧不美尤甚而後
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
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挾摘一字一句以爲瑕疵
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

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大學說
得如何近得王子合書彼亦說此寄得講義來頗詳悉恨
未見膚仲所講有便幸錄來也絮矩文義更宜反復上下
句意未可容易立說若如所喻則老老與孝等句與絮矩
之道有何交涉耶熹兩年擾擾今幸粗定辭職未允已再
請矣此非欲爲高自是義無可受之說不得不力辭世俗
不解人意尤悶人也大學近修得益精密平實恨未有別
本可寄去易啓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謾往
四明頗通問否曾見其讀西銘說否全然不識文理便敢
妄議前輩令人不平然亦甚可笑也向來辨論理非不直
所自愧者初無懇惻之意而以戲侮之心出之所以召怨
而起鬧也

答陳膚仲

講說次第且如此亦得但終是平日不曾做得工夫今旋捏合恐未必能有益耳又有本不欲為而卒為之本欲為而終不能為者此皆規模不定持守不固之驗凡事從今更宜審細見得是當便立定脚跟斷不移易如此方立得事若只如此輕易浮泛終何所成不但教導一事也絮矩更無可疑且更詳味須破得舊說方立得新說不然只是看得未透未可容易下語也近覺朋友讀書多是苟簡未曾曉會得便只如此打過何況更要它更將已曉會得處反復玩味言外別見新意决是有所不能矣以此理會文字只是備禮無一事做得到底悠悠泛泛半明半暗都不成次第如何得有一箇半箇發憤忘食索性理會教十分

透徹少慰衰朽之望乎西銘後題是去年未離家時所題後來不能去得然此是道理所繫我且直之固不容有所避也仁仲所說因書報乃謾欲知耳所云不必置辨今時流俗例為此說乃是自見道理不明纔有此說便有此說之害如許行之並耕由圭之治水二十取一若似今人所見則孟子亦何用與之辨耶釋奠儀政和五禮中陳設行事兩條中有自相牴牾處若尊犧尊象尊酌獻先聖先師不知曾見此失否向在南康曾有申禮部狀論之頗詳今未必有本但細考之可見王伯照本却未見有便幸錄寄并所定須知見寄更加參考方可刊行也政和禮只首章仲秋下便踈脫舊見申明中已改正近寫得一本却是此條如有舊日頒降印本可檢看不然即託人於太常問之也學記本當作

但近日道學朋黨之論方起著甚來由立此標榜招拳惹
踢耶已展者不可縮此却容斟酌耳又况韓文公脚下不
是做文章處爲人指笑却惟他不得也

答陳膚仲

老老長長恤孤正是治國之事皆人君躬行以化其下者
至於有夫三者之效則國治矣故欲平天下者必須先有
此箇本領效驗然後有以爲地而致其絜矩之功所謂平
天下在治其國者也文勢甚明無可疑者其不能絜矩之
病章句或問三處說極分明如來喻所謂奪其財力使不
得養其父母者亦無疑矣又何以更有憤然不平善心爲
之不生之說耶凡此等處皆是處心不寧靜看書不子細
之病與前日所論釋奠禮文踈畧處大抵略相似更宜深
以爲戒讀書別無法只要所煩子細是第一義也

答陳膚仲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
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
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
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
無用處矣但得少間隙時不可閑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
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
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答滕德粹

僕與足下雖幸獲同土壤而自先世已去鄉井中間才得
一歸掃丘墓省族姻今又二十餘年以故於鄉里後來之

秀少所接識計其不相存錄亦已久矣而昆仲乃獨惠然枉書道說過盛非所敢當然所論爲學之意則正區區所望於鄉人者甚幸甚幸夫學者患不知其所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徘徊岐路而不能得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千里以問於僕之不能耶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既未能脫然於胷中所欲就者又雜然並進而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於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而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則漸涵之久心定理明而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所以教尤以爲先足下不以愚言爲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因風寓謝他未暇及昆仲書無異指故不復別致幸察

答滕德粹

所問禱祠之惑此蓋燭理未明之故又爲憂患所迫故立不定今雖未能遽明但且謹守自家規矩一面講學窮理遇聖賢有說此事處便更著力加意理會積累功夫漸漬日久一旦忽然有開明處便自然不爲所惑矣今未能然且當謹守聖賢訓戒以爲根脚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者始者寄兄之地不然則飄搖沒溺終不能有所自立矣

答滕德粹

補試得失如何此不見補試勝然計此亦分定矣雖斷置
不下徒自紛紜豈能移易宅髮於其間哉而其所以害夫
學問之道者則爲不細蓋物欲利害之私目交戰於胷中
亦何暇而及於玩索存養之功也耶近思所疑但熟玩之
自當漸見次第但恐心不專一則無由可通耳

答滕德粹

到官既久民情利病必已周知更宜每事加意使隨事有
以及人則亦可以充其職業而無愧於廩食矣親炙諸賢
想亦有益日用之間常更加持守講習之功以求其遠者
大者則區區之所願也

答滕德粹

彼中朋友書來多稱德粹之賢然鄙意所望者則不止此
願更勉力益加探討之功勿令異時相見無疑可問乃所
望耳谿堂雜文久欲爲作序但以當時收拾得太少詩篇
四六之外雜文僅有兩篇想亦未是當時著力處未有意
思可以發明又不成只做一篇通用不著題底文字以故
遲遲至今欲留此人等候草成附去又此數日正爲諸處
人督迫文字困憊殊甚不免且小須也釋氏之說易以惑
人誠如來喻然如所謂若有所喜則已是中其毒矣恐須
於吾學有進步處庶幾可解不然雖欲如淫聲美色以遠
之恐已無及於事而毒之浸淫侵蝕日以益深也

答滕德粹

所示語說一條甚善但程先生說自不可廢今作實事推

說太廣却恐又有礙也兼看文字且虚心體認實用工處而就已分用力方有實效若一向只如此立說却不濟事也大抵學問以變化氣質為功不知向年遲緩悠悠意思頗能有所改革否若猶未也更須痛自鞭策乃副所望耳

答滕德粹

示喻讀莊周書泛觀無害但不必深留意耳若謂已知為學之大端而自比於明道則恐未然明道乃是當時已見大意而尚有疑其說之想似故始雖博取而終卒棄之向來相聚見德粹似於此理見得未甚端的且尚不能無疑於釋子之論今若更以莊周之說助之恐為所漂蕩而無以自立也況今日諸先坐議論流傳於世得失已分明又非當日之比耶若論泛觀則世間文字皆須看過又不特莊子也承有意此來不如乘閒早決此計流光易失衰老尤不可恃果欲究竟此事以不立太因循也

答滕德粹

喜昨者再辭恩命復叨祠祿幸且杜門無足言者前書所喻深悉學道愛人之志然退藏之計已決不獲奉以周旋鄉州緇稅近遂有蠲減之命亦足為慶也

答滕德粹

用和為貴觀諸不解多以和為樂思之則和為身恐未穩當須於禮中自求所謂和者猶天運地卑而乾山定以陳而貴賤截然甚嚴也及其用則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豈

非和平璘當時聽之甚以為然矣已而思之亦恐只是影說過畢竟禮中之和不可見望先生有以教之如曲禮所陳禮之條目其詳不知何者為和平乎

和固不可便指為樂然乃樂之所由生所設喻亦甚當如曲禮之目皆禮也然皆理義所宜人情所安行之而上下親疎各得其所豈非和平乎

舍弟珙近自太學附信歸問仁知動靜之說蓋學中近以為論題也然說者只云仁之靜亦未嘗不動而大體則靜處是仁知之動亦未嘗不靜而大體則動處是知多是以文辭影說過畢竟不明言動靜如何璘取精義讀之亦未能曉因子細玩味此兩句乃若有所曉蓋仁者靜知者動仁知非動靜也乃仁知之人其情性或動

或靜耳而說者只就仁知上求動靜所以多說不明譬如圓者動方者靜不可便指方圓為動靜也然璘雖曉得如此却未知仁者之所以靜知者之所以動如何形容望先生詳賜指教

仁者敦厚和粹安於義理故靜知者明徹疏通達於事變故動但詳味仁智二字氣象自見得動靜處非但可施於文字而已

答滕德粹

示喻縷縷備悉但若果自真便私情不勝正理便是確然可據之地不必舍此而求也顧恐或未能耳記序之作或不免俯徇俗情誠恐來喻然其間亦不敢甚遠其實異時善讀者當自得之也衰病日侵求去未獲便民之事所

不敢忘然其可否亦何可必必須旬月復申前請耳淳叟
國正想時相見有何議論方丈計亦時會見也因便附此
草草惟千萬以時進學自重

答滕德粹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為先其它事難
預論幸四明多賢士可以從遊不惟可以咨決所疑至於
為學脩身亦皆可以取益真所識者楊敬仲商呂子約監
倉所聞者沈國正煥和叔燮到彼皆可從游也

答滕德粹

喜冬來却幸稍健正思叔重來得數日之款亦足少慰離
索但念吾友昆仲不知近日功夫如何切宜痛加矯厲專
一用功庶幾不至悠悠虛度時日也

答滕德章

洪

知教授里門來學者衆甚善甚善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
舉為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
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告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
有進耳序文甚佳文字只取達意而已正不必過為華靡
辨巧也

答滕德章

示喻大學之說甚善熹舊所為書近加修訂稍有條理補
闕處正如來喻矣令人抄寫未得奉寄也所論義利之說
得之聽訟之云則不必如此說君止於仁以體仁足以長
人居上不寬等語觀之可見蓋為人上者無此意思即上
下乖礙壅隔而無以相有矣所引淇澳詩但以形容盛德

至善之充盛宣著耳其餘則舊解已詳更熟考之當自見也

答滕德章

吾友秋試不利士友所嘆然淹速有時不足深計且當力學脩己為急耳陸丈教人於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熹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為例也

答滕德章

熹衰病益侵無足言者南軒之文近方為編得一本然尚有不_敢盡載者東萊文字須其弟編定乃可行然近日書坊皆已妄有流傳不可得而禁戢矣示諭溪堂序跋此固所不忘但年來病思昏憤作文甚艱又欠人情負頗多須少暇乃可為耳聞德粹以新侯之來頗不安迹仕宦遭此是亦命但當以道自守不可輕為之屈也

答滕德章

德粹之來幸此欵曲所恨賢者在遠未遂合併之願耳廷對甚佳三復增歎然今既得脫去場屋足以專意為己之學更望勉力以慰平日期望之意此間曲折德粹歸想能言之不復縷縷也

答滕德章

縣僻官卑想亦少事然勾銷簿鈔所繫不輕政自不可忽也暇日讀何書作何事業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為功二三間斷為敗不

可不深念也安定詩舊所未見溫潤和平真有德之言也

答滕德章

到官既久開學政甚修想見橫經之暇亦自不妨進修之
益也熹衰病益侵無足言者鄉在彼刊得四經四子當時
校勘自謂甚子細今觀其間乃猶有誤字如書禹貢職貢
羽毛之羽誤作
禹字詩下武三右在
天之三誤作玉字今不能盡記或因過目遇有此類幸
令匠人隨手改正也古易音訓最後數版有欲改易處今
寫去所欲全換者兩版并第三十四版之末行五字此已
是依元版大小及行字疎密寫定今但只令人依此寫過
看令不錯誤然後分付匠人改之為佳此只是脩改舊版
但密為之勿以語人使之如不聞者乃佳若與人商量必
有以偽學相沮難反致傳播者此不可不戒也

答林子玉報

竊讀太極圖傳云陽之變也陰之合也不知陽何以言
變陰何以言合

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

又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不知陰盛何以居右

陽盛何以居左

左右但以陰陽之分耳

又木陽釋故次火金陰釋故次水豈以水生木土生金
耶

以四時之序推之可見

又五殊二實無餘欠也不知何以見得無餘欠又云陰
陽一大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不知何以見得無彼此

又云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假借也不知何以謂之無假借

此三段意已分明更玩味之當自見得

又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不知何以見得以氣化言又何以見得以形化言

天地生物其序固如此遺書中論氣化處可見

又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可移也不知謂名分之分性分之分

分猶定位耳

又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豈言其命之流行而不已者耶

此句更連上句玩味之可見其意

又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火陽也

火金陰也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

火金何以謂之陰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

又以氣而語其生之序則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此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

陽金水何以謂之陰

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為陽秋冬為陰

又伊川先生解孟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觀人之法釋之乃謂不得於言謂在已失之於言也而孟子與公孫丑問答論知言大槩謂知人之言不知釋之之說

還可從否

孟子文義正謂在己者失之於言耳然言爲心聲則在己在人皆如此也

又伊川先生云志氣之帥不可小觀其竊謂以志帥氣此爲養氣者而言不知所謂小觀之意如何

不可小觀只是不可小看了之意更熟味之又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又云有主於內則虛不知直內還只是虛其內耶

敬則無委曲故直直則無係累故虛不可便以直內爲虛其內也

又云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某畢竟曉不孤之義未得

不孤只是盛德意

又云集義所生者集衆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而取之也不知集義何以能生氣而生之意義又如何義外襲我而取氣

熹常謂孟子之意蓋謂此氣乃集義而生事皆合義則胸中浩然俯仰無所愧怍矣非行義而襲取此氣於外如掩襲之襲以此取彼也

又見濟之兄云中和以性言寂感以心言言伊川曾有此語不知此語如何

伊川無此語只是此間朋友如此商量耳

又見濟之兄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中是在中之義猶言喜怒哀樂是在中底道理而伊川云中所以狀

性之體段濟之云此與在中之義一般者其竊恐有異

同

頃見石兄論此甚好可更質問商量當見異同之實

又中庸言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察也其竊謂此察字是道理著見之義不知如何

察是著見之義然須見其所著見者是何物始得細觀所問似思索未深如此沈問恐無所益當更革去好高之弊且就平易處深思反復句讀沉潛訓義久之自然習氣消除意思開闊也

答廖季碩 侯

久不聞動靜正此馳情漕臺使至忽辱惠問獲審比日熱暑關决有相台候萬福為慰誠齋薦語精當真無愧詞第顧良蹤不足為重而恐或反為累耳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承喻日誦此書計必有以深得乎此矣戴在伯向見朋友間多稱之恨未之識也

答廖季碩

比兩辱書良以為慰又深愧感尤異登聞士友咸喜修塗逸駕自此其可量耶累書下問勤懇顧何愛於一言但欲以其所以自信自守者為獻則誤賢者於迂闊而不可行之地欲舍其所以自信自守者為說則又不知所以言也是以久而不知所以對惟高明之有以擇焉則於此二柄其必有所處矣

答廖季碩

熹衰晚遭此大禍痛苦不可為懷請詞得歸已及里門矣
去家益近觸目傷感尤不易堪也見剛之詞三復悚歎足
見厲志之篤至於見屬之意則有所不敢承也誠齋直道
孤立不容於朝然斂其惠於一路猶足以及人也知有講
評之樂尤以歆羨越上親朋久不聞問泰州計亦不久當
受代乃有悼亡之悲人生信鮮歡也

考異

答林伯和

囂然一作然

答陳膚仲

今欲革之一作救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九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

書問答

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楊元範大慶

承示及新著易說開卷一讀啓發已多屬此數日諸處書
問萃集撥置不下未及詳細但所略看過處其不能無疑
者已兩三條如元亨利貞文王本意只是大亨而利於正
耳至彖傳文言乃有四德之說今若依而釋之則此乾卦
只合且以陽氣推說不應於利字遽以陰氣佐陽為言且
以一木言之萌芽則元華葉則亨枝幹堅彊則利子實成
熟則貞貞則所成之實又可種而為元循環蓋無窮也若
但謂歸根復命則亦不見貞字之意矣此須更於天地大
化通體觀察其曲折未易以尺紙言也又大明終始乃言

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程先生說本如此但傳中言之簡畧却是語錄中有此意若云乾道自能大明其終始殊費言語卒不成文義也大有卦亨享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為享如王用亨于帝之云也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在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非但易學凡經之說無不如此獨恨早衰無精力整頓得耳大抵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周先生於太極圖中已言之矣

答潘文叔 友文

所喻為學利病至纖至悉既知如此便當實下功夫就其所是去其所非久之自然有得力處正不必如此論量計較却成空言無益已事也况其所說一前一卻纏綿繳繞終日勞攘更不曾得下功夫只如此疑惑擔閣過却日時深為可惜向見子約書來多是如此嘗痛言之近日方覺撒手向前行得數步雖未必盡是且免如此遲疑惶惑首鼠兩端也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為天命全體也斲輪相馬之說亦是此病紙尾所謂壞證者似已有之切宜便就脚下一切掃去而於日用之間稍立程課著實下工夫不要如此胡思亂量過却日子也

答潘文叔

瞥然知見之說前書似已奉聞矣尚書亦無他說只是虛心平氣闕其所疑隨力量看教浹洽便自有得力處不須預爲較計必求赫赫之近功也近亦整頓諸家說欲放伯恭詩說作一書但鄙性褊狹不能無容曲徇恐又不免少紛紜耳詩亦再看舊說多所未安見加刪改別作一小書庶幾簡約易讀若詳考即自有伯恭之書矣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明善近日方亦看得親切恨相遠無由面論耳

答潘文叔

命之以事與上文謂之有謂之無一例未是指殺之語侯先生文字踈率只可大槩看然此一節却無病也人之氣質不同謀野而獲亦是虛曠閒靜處見事精審無

唇獲之患耳固是質之所偏然亦非大病也

左右固非大臣亦非閹宦弄臣但謂親近之臣如漢侍中給事中魏晉以來中書門下之比云耳所謂左右太親者身蔽正指劉放孫資而言耳大夫却是任政之臣六卿官之長亦上大夫也孟子之意但欲齊王審於擇人未必以其信左右之言而發所云教之以不信大臣亦是推說之過大抵讀書只合平心說理不必如此過求却失正意也

答潘文叔

所喻讀書求道深思力行之意深慰所望然殊未見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次進步之處而但說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恐又只成悠悠度日未不到真實地頭也承許官滿見訪會面非遠當得細論但歲月如流光陰可

惜既以自歎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爲憂也

答潘端叔友端

示諭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密加熬實久遠功夫而勿計其効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其於學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其外矣是以內實不足而游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已而其爲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惟明者思有以反之則友朋之望也

答潘端叔

示喻子約曲折甚當渠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恠教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塗以趨功利之域充塞仁義率歎養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不說到此地位也承需論語或問此書又無功夫脩得只集注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子細喻及却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脩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看得又如何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答潘端叔

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方可觀中間伯恭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然渠輩又苦盡力

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工夫爾

答潘端叔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友端竊謂仁人心也蓋非二物曰心不違仁者分而言之則心猶言仁之形仁猶言心之理也顏子心不違仁雖無時而或違然視聖人則猶有以此合彼氣象聖人以三月言其久蓋常而不變也顏子未達一間者政在不違處以尚有些小思勉而已或謂不違則有時而或違不違者三月則或違於三月之外非也

三月不違則三月之外或有時而少違矣以此合彼亦恐說得心與仁真成二物了所謂仁之形者亦然此類更涵養意思者不容如此太急迫也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友端竊謂事事物物皆有理也志於道則思以極之於涵泳之中也

志者求知是理而期於必至之謂

天生德於予相勉其如予何友端竊謂夫子之身相勉所能害也夫子之德相勉其如之何哉

以畏匡之語參之此聖人決知相勉不能害已之詞之身之德其說過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伊川先生解歌必全章也與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同也未曉乞開晦嘗謂此章見聖人謙退詳審不掩人善之意乃為盡其曲折伊川先生但言其不從中間一截和起耳雖亦是一意思然恐未盡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友端竊謂文王有聖德蓋天命之所在也泰伯知天命之所在故其讓也純乎天下之公而不係乎一己之私雖斷髮文身舉世不見知而不悔止於至善而已庸他計乎非精於義達於權者其孰能與於此至德云者人心之安天理之極無過與不及而不可一毫加損者也

此段意思甚佳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友端竊謂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耳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唯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危攘人心搖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此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可以二字蓋猶以其才言之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友端竊謂驕則挾為己有專於夸己者也吝則固為己私不肯舍己者也二者皆生於有己而已但驕者驕於人吝者吝於己驕則外若有餘吝則內常不足耳曰其餘不足觀者其餘指才美而言蓋善者天下之公善也人之有善如才美在身雖若周公之多亦人之所當為

耳夫何有於已以爲已有則所謂才美者皆出於一已之私雖善猶利也故曰有其善喪厥善是以其餘不足觀也二者之病未易去也自學者言之以一能自居以一知自喜皆所謂驕也善而不公於人過而憚改於已皆所謂吝也惟深致其知而勇於克己者始知二者之誠有害而後能覺其起而化其萌矣

此義亦善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友端竊謂三年之間存察之功無斯須之忘也則工夫亦熟矣積累亦久矣其必至於善矣有不至焉者難得也則以夫所學之差謬施工之斷續而然耳

此章文義難通嘗意當從楊先生說但不當作志乃通耳

考上下章意亦此類

子畏於田至田人其如予何友端竊謂堯舜禹湯武王周公有其時而道行於世者也文王非其時而道傳之書者也孔子聖人之在下者老而不遇退而將傳之書故此章以斯文爲言而獨曰文王既沒也

此章意恐未然文王道行於當時澤及於後世矣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至子游子夏友端竊謂顏閔冉雍稱其學宰我子貢以下稱其才顏閔四子非無才才不足以名之故所稱者學也宰我以下非不學學未至於成故所稱者止於才也皆舉其重者言之耳然非由賜游夏之徒終身之事而止於所稱者而已也蓋才有不同學則無不同因其才之偏而抑揚進退之教者之事

王邦亮

也因其才之偏而求有以化之學者之事也今程先生曰有以文學入者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是學有多岐而所入之門各不同也蓋恐記者之誤耳

學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語政事文章皆學也今專以德行為學誤矣伊川先生之言恐當深味而以實事驗之由賜游夏之徒終身之事孔子所稱蓋亦如此不必過為辭說曲加尊奉也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友端竊謂過其行猶易所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過非言過其行也以而字貫其中可見矣范氏以下之說恐文勢不順舊嘗疑此章當如此說今得此喻甚合鄙意也

子張問行至子張書諸紳友端竊謂言忠信行篤敬存養之工繼而不息則事來知起不為物欲所昏而理之所在不能揜於省察之際矣若如楊氏其者指物之辭所謂其者果何物學者見此而後行則無入而不自得之說置之胷中則恐事物之來反成疑貳却反無下手處

其字正指忠信篤敬耳參前倚衡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常如有此二物在目前也

答潘恭叔友恭

友恭坐時亦間有虛靜之象此暗却而未能無欲也此評所恨工夫未能接續故憚煩失錯之處極多惟其憚煩愈多失錯深知之而不能改蓋欲靜意勝也

所論皆善但不可如此迫切計功非惟無益反有所害宜
深戒之

橫渠說性命於氣性命於德之命恐只是聽命之意性
天德命天理天理云者亦曰聽命於德無非天理之當
然耳不知是否

性命於氣恐性命兩字須作一般看言性命皆出於氣稟
之偏也性天德命天理即所謂性命於德

惟聖人可以踐形云者踐行當來吾身所具之理也可
云者盡理而無餘欠也揚氏體性之說如何

程先生以充人之名解踐形字甚善踐猶踐言踐約之踐
非謂踐行所具之理也揚氏體性之語不可曉

太子蒯瞶得罪靈公出奔晉趙氏靈公嘗遊於郊謂公

語一本
作說

子郢曰我將立若為揚靈公卒夫人奉遺命而立郢郢
以輒在為辭於是國人立輒輒立十二年輒出亡蒯瞶
入是為蒯公蒯公立三十年而出奔友恭竊詳此事方
意謂輒不顧其父而自立固已失父子之義矣蒯瞶得
罪於父而出奔乃因豎良夫及孔惺母劫惺升臺而盟
立之是不用先君之遺命父子君臣之義俱失之矣然
則宗國所宜立者何人其必郢乎當郢辭國之日國人
立輒之時輒能逃去則郢無得而辭蒯瞶亦無復君衛
之意及夫蒯瞶既入良夫惺母相與劫惺是時惺能守
之以死則蒯瞶安得而立哉情乎孔惺不知出此一切
付之無可奈何此蒯瞶所以立也雖然天下豈有無父
子君臣之國哉宜乎蒯瞶未幾而復奔也

此論大槩得之但謂輒逃去則謂無復君衛之意及前
曠既立而復奔者非是蓋輒自當逃去非欲為是以拒前
曠之來也前曠脫或能守其國亦不可知但義理自不是
耳不必如此牽合也

孔惺有母不能禁而使之為亂及為衛之臣又不能有
所立以子路之賢為其家臣其事如何心甚疑之亦何
所見而如此乞賜教

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為緊故羣弟子多仕於亂
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此學者所當深戒也
仲尼元氣段中并字莫是包上兩句否時焉而已時字
恐是戰國風氣所致

不分明未知端的指趣如此所說亦通或恐更有時既無
人不得不自任之意或說秋殺氣象不常如此蓋有時而
或見之也未知孰是試并思之

或謂游氏以犯上作亂為兩節據友恭所見只是一節
遽說不好犯上處亦貫忠順而言則知其非兩節也

作亂以上後說得之為仁之本一句似皆未得其說程說
自與謝說不同不可混為一說也看得程說分明則自見
謝說之非矣

或謂傳不習乎是得於人而不習友恭謂不習而傳與
人或謂忠信能相有而不能相無故程先生以為內外
表裏友恭謂盡已者自反而無慊於中故曰內以實者
即此而施之於人故曰外或謂謝氏雖推廣見得不止

踐言爲信亦恐包括不盡後結云幾於無我則能之莫
傷易否友泰謂說信處却不少包總只欠以踐言爲信
作本意幾於無我亦不爲過

傳習恐當如前說忠信後說近之而亦未盡蓋忠信一理
但以所從言之則異耳所云自又無憚即此而施之語皆
失之更當別下語也踐言後說得之無我前說得之大率
前說看得文意平直而傷於草畧後說子細而失之支蔓
有回互遷就之意不知前說誰所論不罪輕率也

閑子侍側

舊說閑閑和悅而諍也侃侃剛直之貌此訓得之更宜詳
味子樂但爲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之意如云不害爲自得
皆其力分之所至似皆衍說也揚氏所引傷勇亦非孟子
之意

師過商不及詳味此章歷考二子言行之間有以知其
因氣稟之偏而失性情之正

此說甚佳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
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所云氣稟雖爲未化
亦不可謂全未化也此語亦是但似此立語微覺有病耳
揚墨之說恐未然揚氏之學出於老聃之書墨子則晏子
時已有其說也非二子之流也

屢空

只是空乏之空古人有箠瓢屢空之語是也但言顏子數
數空匱而不改其樂耳下文以子貢貨殖爲言正對此相
反而言以深明顏子之賢也若曰心空則聖人平日之言

無若此者且數數而空亦不勝其間斷矣此本何晏祖述
老莊之言諸先生蓋失不之正耳

程子曰孔子弟子顏淵而下有子貢夫子門人要其歸
而論之則曾子仲弓閔子冉子恐不在子貢之下莫以
其天資穎悟而言否程子所指意果如何
此等不須遙度造理深後當自見得

答潘恭叔

友棊竊謂性命主理而言德氣主身而言性命之理得
之於身者德也而其枯亡陷溺之者氣也蓋德無不善
而氣則有偏善所以成性立命而氣偏則隔之耳兩端
之在身相為消長隨其多寡迭為勝負德不勝氣是無
以勝其偏偏日以勝而善日以敗此正命之理反亂

於氣矣故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是有以勝其
偏善日以充而偏日以化則是性命之理不外於德矣
故曰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未知是否

氣亦有純有駁不得專以枯亡陷溺為言但德不勝氣則
其善者亦出於血氣之稟耳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先生謂踐言踐
約之踐反復紉繹極覺有味竊謂有是性則有是形色
單舉形色則天性固在其中矣故曰形色天性故孟子
言聖人不曰盡性而曰踐形也踐形云者猶言爽厥子
不愆于素云耳曾子全而歸之曰啓予足啓予手亦此
意蓋幾於踐矣學者主忠信所以求夫踐也一息不存
則非踐矣游氏之說比楊氏為密曰形者性之質曰能

盡其性則踐形而無愧又曰未能盡性則於質有所不
充如此發明固好但終不若程先生充人之形爲的也
蓋盡性乃能踐形在性則言盡在形則言踐其實一也
如引反身而誠之說及豈不憚於形哉之論則亦本程
先生之意矣楊氏指形色爲物指天性爲則固佳如謂
踐形體性恐未善尹氏引程先生之說蓋亦充人之形
之意也不知此語見於何書先生之說皆善但其間微
有疎密妄意如此乞賜批誨

學者求至於可以踐形之功非但主忠信一事而已非踐
語亦未瑩蓋曰形有所不踐云耳盡性然後可以踐形今
曰盡性乃能踐形亦未瑩

先生曰忠信一理但所從言之異耳友恭竊謂忠信一

理而於已言忠於物言信者盡已則上心而言物則主
理而言故盡已之心爲忠循物之理在信雖內外之不
同要之皆誠於我耳

心理不可以彼已分以理爲事可也循物無違非謂循物
之理但言此物則循於此物之實而無所違則是所謂信
耳

并有子貢侃侃如也先生曰侃侃剛直之貌二子剛直
之象無顯言者以論語考之妄意冉有自謂非不悅子
之道力不足也有以見其不肯掩覆不敢欺隱爲子華
請粟夫子與之益請益與之廣不滿其意便往自與粟
五秉至於子貢因叔孫武叔毀夫子使曰人雖欲自絕
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子答問友曰不

可即止毋自辱焉意者子貢曰日多直已見其質而語之凡此恐帶剛直之象恐別有所據

流侃只是比之間閭者微有發露顯著氣象便是涵養未甚深厚處

先生所云子張子貢氣質雖為未化亦不可謂全未化此語亦是似此立語漸覺有病耳友秦竊謂學者氣質苟未至於聖人皆不可以言化以二子進工之久殆曰變而未已者然尚當用力則未可謂之化也

變化氣質之化與大而化之之化不同

或問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信乎曰苟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蓋亦未有以知其必然但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其所為之義而論其

其所就之功耳蓋管仲之為人以義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則其功所以及人者未可以遽貶而絕之也是以置其所不勝責者而獨以其不可貶者稱之稱之固若與之而其所置而不論者又若將有時而論之也夫若將有時而論之則其所以為存萬世之防者亦不可不謂之切至耳矣蓋聖人之心至明至公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偏勝而相掩也非可與權者其孰能知之曰然則程子非與曰彼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曲加意焉其所以微顯闡幽建立民彝之意至深遠矣學者當熟考而深求之未可以率然議也

友秦竊詳二子之問子路曰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未仁

乎以召忽對管仲言之是以召忽之死為是以疑仲不
死難為非故以為未仁也子貢曰不能死又相之既言
不能死復繼以又相之是疑仲不特不能死而又事殺
其主之人故亦以為非仁也意者子路以仲為當死而
不當生而子貢則弁以為設使可生桓公亦不當事而
俱有未仁之問也殊不知仲同糾謀則雖有可死之道
而桓乃當立則無不可事之理蓋仲雖糾之傅然非糾
之臣乃齊之臣也桓公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事也但
仲之罪乃在於不能諫糾之爭而反輔糾之爭耳是其
不死殆知前日之爭為不義而非求生之比也桓公舍
其罪而用之則名不正而事正亦非反覆不忠之比也
故夫子答子路為未仁之問則稱九合之功曰如其仁

以為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夫以九合之仁過
於不死之未仁則夫子之意未真真一本以不死為非
可知矣答子貢不死又相桓為非仁之問則復稱其功
又辨其不死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曰豈若云者是又以仲之不死過於死也是
夫子之意皆以不死相桓為可而不以其所處為非也
故舊日讀此一章以程先生之說為正以桓公為兄子
糾為弟召忽之死為守節管仲不死為改過二子不仁
之問正疑其所處之非而夫子答之乃論其所處之義
而非專取其所就之功也今伏讀先生之說恍然自失
玩味累日迄未有得區區之意竊謂若從荀卿之說則
桓公為殺兄管仲為事讎是仲不可復立於名教之中

聖人當明辨之以存萬世之防可也舍二子之所問而
旁及其所就之功毋乃以功而掩義乎使二子問仲之
功夫子置其所處之義而以不可貶者稱之可也今所
問者不答而所答者非問則是畧其義而取其功也且
不明以辨二子之問而陰以存萬世之防當其時而不
論而將有時而論之幾於不切而謂之切至何也薄昭
之言雖未知其必然然以聖人取之之意則妄意謂桓
公非殺兄管仲非事讎可也此論甚善向呂子約亦來
辨之然不若來喻之詳也但管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
生但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

答潘恭叔

性固不能不動然其無所不有非為其不能不動而後然
也雖不動而其無所不有亦曷嘗有虧欠哉釋氏之病乃
為錯認精神鬼魅為性非為不知性之不能動而然也使
其果能識性即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則不可言見夫
性之本空此等處立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答潘恭叔

示喻為學之意甚善然不須如此計較但持守省察不令
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讀詩之說甚善頃
見祁居之論語說此一段亦好大槩如來喻之云也其他
各據偏見便為成說殊不能有所發明此固無足惟者而
自纂集解首章便引謝氏之說已落一邊至桑中篇後為
說甚長回護費力尤不能使人無競不審亦嘗致思否近
年讀書頗覺平穩不費注解處意味深長脩得大學中庸

語諸書頗勝舊本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脩作一書乃
可觀中間伯恭欲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
有次第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
費功夫熹則精力已衰決不敢自下功夫矣恭叔暇日能
爲成之亦一段有利盜事但地遠不得相聚評訂爲恨如
欲爲之可見報當寫樣子去也今有篇目先錄去此又是
一例與德章者不同也綱目亦苦無心力了得蓋心目俱
昏不耐勞苦且更看幾時如何如可勉強或當以漸成之
耳

答潘恭叔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
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先
以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持說
已注其下亦未知是否更告詳之大抵近日學者之弊苦
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功
夫不惟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范
公立子之說誠有未盡然木王之明木伯之讓王季之友
皆有非唐高祖父子所及者蓋此意思不是一朝一夕捏
合得成故范公寧守經据正而不敢遽以用權達節論之
也儀禮已附高要范公去不知今已到否此等功夫度有
餘力乃可爲不可使勝却涵養省察之實也

答潘恭叔

詩備六義之旨

六義次序孔氏得之但六字之旨極爲明白只因鄭氏不

朱子卷之五 詩經卷之五 三

曉周禮篇章之文妄以七月一詩分爲三體故諸儒多從其說牽合附會紊亂顛錯費盡安排只符合得鄭氏曲解周禮一章而於詩之文義意旨了無所益故鄙意不敢從之只且白直依文解義既免得紛紜枉費心力而六義又都有用處不爲虛設蓋使讀詩者知是此義便作此義推求極爲省力今人說詩空有無限道理而無一點意味只爲不曉此意耳周禮以六詩教國子亦是使之明此義例推求詩意庶乎易曉若如今說即是未通經時無所助於發明既通經後徒然增此贅說教國子者何必以是爲先而詩之爲義又豈止於六而已耶篇章之幽雅幽頌恐大田良耜諸篇當之不然即是別有此詩而亡之如王氏說又不不然即是以此七月一篇吹成三調詞同而音異耳若

外說即兩章爲幽風猶或可成音節至於四章半爲幽雅三章半爲幽頌不知成何曲拍耶

關雎疑周公所作

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採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爲樂以見風化流行淪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其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如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之人被文王木妙德化之深心膽肺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列爲篇章以見一時之盛爲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若云周公所作即國風雅頌無一篇是出於民言只與後世差官撰樂章相似都無些子自然發見活底意思亦何以致移風易俗之效耶

卷耳詩疑末主征伐四方朝會諸侯時后妃所作
 卷耳詩恐是末主征伐四方朝會諸侯時后妃所作首章
 來喻得之後三章疑承首章之意而言欲登高望遠而往
 從之則僕馬皆病而不得往故欲酌酒以自解其憂傷耳
 大意與草蟲等篇相似又四愁詩云我所思兮在大山欲
 往從之梁父艱亦暗合此章耳

樛木序文

有嫉妬之心則必無逮下之恩矣此序却未有害也疑思

恩字之微

各歸斯序文

各歸斯不妬忌未有以察之小序又非的確可信之書詩中
 亦無不妬忌之意但見其衆多和集之狀如人之不妬忌

桃夭詩曰華曰葉自其生意之所及以至無所不及言
 室家家室家人亦其德之所及以至無所不及也一則
 生意浸大一則德意浸廣宛轉取譬此言意之所以無
 窮也

桃夭序文首句恐已涉附會矣他說得之

羔羊之序與桃夭相似二南篇中類多如此委蛇如毛氏
 說即於正直二字意尤親切然小序本未必能盡詩意即
 鄭張二說意亦自佳更須審擇取舍或兼存而自為一義
 不妨不可彊合為一說也

振振君子即是家室思念君子不著其惡而著其善蓋
 居者念行者事之常也

殷其雷本無著其惡之意不必爲此說但如死庸之吉士
日月之德音則須說破耳

標有梅上二句蓋言男女之念人皆有之而若是者皆
女子之發乎情而不能以自達者也下兩句蓋言必待
媒妁之言婚禮之備而後可行亦止乎禮義之謂也此
詩即人情之近以感切當時之爲人父母者使之婚姻
之不失其時而已或曰是皆當時女子自賦之辭則不
足以爲風之正經矣

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甚善感切人之父母却恐未必有
此意或是女子自作亦不害蓋里巷之詩但如此已爲不
失正矣

小星兼取程說甚善

江沱之序恐未安又始則不能無悔至不我與則隨其
所遇而安終不我過則處之已熟知其無可奈何無復
憂慮嘯如淵明之舒嘯

小序固不足信然謂江沱之間則未有以見其不然蓋或
因其所見山川以起興也其後也悔其後也處兩句若如
今說以爲勝之自言則後字不通而三章其字皆指物之
稱亦非所以自命也集傳歎字之義向來伯恭深以爲然
野有死麇言彊暴者欲以不備之禮爲侵凌之具者得之
騶虞驅發之說近亦疑之楚詞云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此
爲發矢之義明矣然舊說虞人翼五犯以待公射中則殺
一而已恐文勢不順疑此亦爲禽獸之多見蒐田以時不
妄殺伐至於當殺而殺則所謂取之以時用之以禮固不

病其殺之多也蓋養之者仁也殺之者義也自不相妨不
必曲爲之說兼文勢如此乃順如杜詩一箭正墜雙飛翼
之比若如所解即當先言五犯而後言一發乃可通耳
疑何彼穠矣

何彼穠矣此詩義疑故兩存之東遷之初王室猶未甚卑
也王命諸侯固有不斥其名者如微子畢公之類文侯當
時既有大功稱字或是禮秩當然未可便爲王室衰弱之
證

答潘恭叔

讀詩諸說前書已報去近再看二南舊說極有草草處已
各刊訂別爲一書以趨簡約尙未能便就也周禮恐五等
論太偏只如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

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而胡氏乃痛詆之以
爲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其誤甚矣胡氏大紀所論
井田之屬亦多出臆斷不及注疏之精密常恨不曾得見
薛陳諸人不知其說又如何也通鑑舉要詳不能備首尾
略不可供檢閱此綱目之書所爲作也但精力早衰不能
卒業終爲千古之恨耳小學未成而爲子澄所刻見此刊
脩旦夕可就當送書市別刊成當奉寄此書甚有益也

答潘恭叔

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
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
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禮記如此編甚好但去
取太深文字雖少而功力實多恐難得就又有擔負耳留

來人累日欲逐一奉答所疑以客冗不暇昨夕方了得一篇今別錄去冊子必有別本可看却且留此俟畢附的便去也儀禮附記似合只依德章本子蓋免得拆碎記文本篇如要逐段參照即於章末結云右第幾章儀禮即云記其篇第幾章當附此不必載其全文只如禮記即云當附儀禮某篇第幾章又如此大戴禮亦合收入可附儀禮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類如管子弟子職篇亦合附入曲禮類其他經傳類書說禮文者並合編集別為一書周禮即以祭禮賓客師田喪紀之屬事別為門自為一書如此即禮書大備但功力不少須得數人分手乃可成耳所論讀通鑑正史曲折甚善學不可不博正須如此然亦須量力熟太拽出精神向外減却內省功夫耳

法言太玄例也若只用注疏即不必然亦悶人耳

分爲五類先儒未有此說第一類皆上下大小通用之禮第二類即國家之大制度及第三類乃禮樂之說第四類皆論學之精語第五類論學之粗者也大戴禮亦可依此分之

卷數之說須俟都畢通計其多少而分之今未可定也其書則合為一書者為是但通以禮書名之而以儀禮附記為先禮記分類為後如附記初卷首即云禮書第一本行下寫儀禮附記一字五次行云士冠禮第一本行下寫儀禮一字三冠義第二本行下寫禮記一字三分類初卷首第一行云禮書第幾本行下寫禮記分類一字五次行云曲禮上第一本行下寫禮記幾通前皆謂其大戴管子等書亦依此分

題之

首章言君子脩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效足以安民乃禮之本故以冠篇母不發止

賢者至能遷此言賢者於其所狎能敬之於其所畏能愛之於其所愛能知其惡於其所憎能知其善雖積財而能散施雖安安而能徙義可以為法與上下文禁戒之辭不同舊說非是安安而能遷來說得之但辭太煩耳疑事勿質直而勿有兩句連說為是疑事母質即少儀所謂母身質言語是也直而勿有謂陳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彊辨不能如此則是以身質言語矣

教不可長云云此篇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編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教不

可長以下四句不知是何書語又自為一節皆禁戒之辭也賢者以下六句又當別是一書前說見臨財毋苟得以下

六句又是一書亦禁戒之辭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劉原文以為此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惟巧變故

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此篇蓋取彼文而若夫

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不知其然乃謂此二句為丈夫之事其說誤矣此說得之又立如齊注疏所說立容甚詳今皆

不取而所取者乃無所發明之刺語此類恐更宜詳擇也禮從宜使從俗當又是一書其說舊注亦得之劉氏七經

小傳有儀禮等說不可不看若夫二字與中庸好學近乎智上子曰二字相似皆失於刪去者也

聖人作絕句舊見蜀中印本有如此點者似亦有理又人生十年曰幼亦為絕句學字自為一句下文至百年日期願皆然似亦得之取於人此與孟子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語意相類於人者為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下文來學往教即其事之實也齋戒儀禮雖無娶妻告廟之文而左傳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姜之廟而來是古人亦有告廟之禮不知何故不同耳

答潘恭叔

大抵此本本一作是

成於樂如學樂誦詩舞勺舞象豈不是學者事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豈不是學者事但漸次見效直至聖人地位始可言成耳

教清讀者多以為疑嘗欲於或問中補數語以發之而未暇大抵此本有一等人上不至於可親愛畏敬下不至於可賤惡衰矜使人視之泛然不入念慮者耳然於此而猶以恐其有偏為戒則豈真熬忽而忘之哉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過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

此說是

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集注謂伊尹太公之流可當之是也顏子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蚤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

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然也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更俟詳之

驕吝二字平時作兩種看然夫子使驕且吝之言則若不分輕重者程子氣盈氣歉之說亦然今集注引程子之言而復有本根枝葉之論此說雖甚精但與程子說不同而以鄙嗇訓釋吝字若語意未足者蓋先生將吝字看得重直是說到蔽固自私不肯放下處故凡形於外者無非私已之發此驕之所由有如此則工夫全在吝上

此義亦因見人有如此之弊故微發之要是兩種病痛彼此相助但細看得吝字是陰病裏証尤可畏耳

禮記言鄙詐慢易之心入之則是內外有兩心曰入之

則此心是在外矣鄙詐慢易似非所以言心

入之一字正是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也雖非本有然既為所奪而得以為主於內則非心而何恐不必致疑也

答鄭仲禮

一別二十餘年不復聞動靜但中間得李隨所寄疑義獨賢者之言偶合鄙意而厄於衆口不能自伸初不知其為誰何既而乃知改名曲折甚慰別後之思也茲辱惠書益以為喜比日春和遠惟德履殊勝喜憂患衰朽中間幾有浮湘之便竟以病顛迂踈不復敢出今又紛紛度其勢終亦難動每念吾敬夫逝去之後不知後來諸賢所講復如何比得李隨書又無復十年前意象矣歲月易失岐路易

差無由相聚痛相切磋千里相望徒有慨歎耳示諭讀易之說甚善向見敬夫及呂伯恭皆令學者專讀程傳往往皆無所得蓋程傳但觀其理而不考卦畫經文則其意味無窮各有用處誠爲切於日用功夫但以卦畫經文考之則不免有可疑者熹嘗嘗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方知聖人只是見得陰陽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寫之初未嘗有意安排也至於經文亦但虛心讀之間畧曉其一二至有不可曉處則便放下不敢穿鑿以求必通如此却似看得有些意思亦嘗粗筆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卦撰著之法則又嘗有一書模印以傳名曰啓蒙不知賢者曾見之否今以奉寄試詳考之復以見喻幸也來喻所謂隱者豈非麻衣之流乎此乃僞書向來敬夫雖不以其

說爲然然亦誤以爲貢希夷之師說也其言專說卦畫大槩似是而其所以爲說者則皆瑣碎支離附會穿鑿更無是處如別紙所示數說恐亦未免此病也大學章句一本并往其間雖無玄妙奇特之說然皆是直說聖門著實用功處亦幸細觀如有所疑并以見告不敢不盡所懷也彼中朋友今有幾人其趣向成就果能不失前人衣鉢之傳否向來猶時有往來商訂之益得以知其疎密近年遂有不涉思慮言語之意虛無象罔不可捕詰皆非平日所聞於吾亡友者不知何故變得如此甚可歎也因便寓此未能盡所欲言正遠千萬以時自愛

答鄭仲禮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

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
畧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
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况又未必能通而
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
可不深戒也李隨李忱爲學如何近來有何講論因書幸
致此意

答余占之

試期不遠且作舉子文固所當然然義理意味亦不可遽
斷絕耳思無邪之說伊川意已如此氣味自長不必牽合
諸說却味短也仁者能好惡人上蔡亦謂無私好惡耳但
語中少却一私字便覺有病不以辭害意可也平易固疑
於卑近然却正是初學事須從此去斬次自到高遠處乃
是升高自下陟遐自邇之義未聞先高遠而後平易也仁
者愛之理而直以愛爲仁則不可此處且更潛心久之有
見方信得及今且當就此兩句裏面思量不必向外頭走
作也周張二書恐未暇及若欲便看過熟讀深思此外更
無別巧然亦不惟二書凡讀書之法皆不外此也

答余占之

仁愛之說大槩近之且更涵泳推廣久之浹洽自當信得
及也并有仁焉謂赴井以救人爲仁耳文義雖畧迂晦然
大意當是如此以下文可逝不可陪者觀之可見也七月
開冰之說近亦有朋友如此致疑但不如此說則鑿冰喻
月而後納之又似太緩恐此但先後相因之文非實以爲
今日明日也經傳類此處多但無通衆說以俟講究虛心

以容之不必遽為一定之說也

答余占之

薰此亦粗遣但老衰殊甚疾病益侵仇怨交攻蓋未知所
枕駕也今年絕無朋友相過近日方有至者只一二輩猶
未有害若多則恐生事矣無由會面遠書不能盡懷不知
冬間能枉路一顧否

答余占之

直卿已歸在此今年往來亦有一二十人相過講習其間
豈無曉會得意思者然未見大段斷然可負荷此事者甚
可慮也

答汪清卿

所喻五常即是五行之性初無異義此性本善但感動之
後或失其正則流於惡耳此等處反之於身便自見得不
必致疑只是自家感動善惡之端須常省察持守耳

答程正思

設啓奠祝詣殯前跪告祝詞依高氏書日內復具饌以
辭訣

塋前數日啓殯前未可謂之辭訣恐是日但設奠而啓殯
至塋前一夕乃設奠辭訣

啓喪遣奠用高氏書祝文

高氏祝詞云形神不留者非是據開元禮當作靈辰不留
旋亦當作柩今雖不用此詞亦謾及之

按禮既虞之後以吉祭易喪祭吉祭夜祭何辨
未葬時奠而不祭但酌酒陳饌再拜而已虞始用祭禮卒

哭則又謂之吉祭其說則高氏說已詳矣但古禮於今既無所施而其所制儀復無吉凶之辨惟溫公以虞祭讀祝於主人之右卒哭讀祝於主人之左為別蓋得禮意大抵高氏考古雖詳而制儀實疎不若溫公之愬實耳

答程正思

示喻日用操存之意甚善其善用功如此所造豈易量然亦須藉窮理功夫令胷次灑落始有進步處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正謂此也讀禮之暇宜取論語逐章細看每日不過兩三段先令盡通諸說異同然後深求聖言本意則又自當見效矣

答程正思

所示禮文考訂詳悉上合禮意下適時宜甚善甚善其間小未備處已輒補之矣幸詳擇而勉行之使州里之間有所觀法非細事也

答程正思

承喻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之為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靜為致知之由敬為力行之準則其功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辨之間但欲以靜為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世窮年而無所獲矣

答程正思

葬地之訟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審處與其得直於有司不若兩平於鄉曲之為愈也觀書以已體驗固為親切然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已見却忽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踈緩也

答程正思

論語舊嘗纂定諸說近細考之所當改易者什過五六知近讀此書有緒亦甚欲相與商訂耳

答程正思

論語三篇說甚子細袞袞未暇詳看所訂集注中一二字甚善如三事之為三者當即改易也此間講說不廢能問者不過二三人耳濼溪祠記刻成已久何為未見今併新刻三種內去先人小集一冊併往此間無他物可為寄也

答程正思

一忽被改除之命來日當往奏事儻得遂瞻玉陛不敢愛身以為朋友羞但恐踈拙不能有以感動上意耳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致知為先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為重昨告擇之正為徒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設耳於理固無大害也

答程正思

諸書再看義理未安處甚多皆是要切大頭項處令人恐懼不可言

答程正思

熹病倦不敢極力觀書閑中玩養頗覺粗有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欵聚亦幸有一二朋友在此不廢講論因事

提撥不為無助不知正思能一來否沙隨程丈聞亦欲
聞不知何時定成行也聞其制度之學其精亦見其二
文字恨未得面扣之耳清卿省處恐靠不得不知他日來
如何做功夫離羣索居易得鈍滯了人甚可懼也

答程正思

遷葬重事似不宜容易舉動凡百更切審細為佳若得已
不如且已也異論紛紛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
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
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
擊徒為競辨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
不願賢者之為之耳

答程正思

上歸侍旁日與諸弟姪講學甚善所謂聖賢大旨斷然無
疑又知賢者有此意思但覺有枯燥生硬氣象恐却有合
疑處不知致疑耳所示孟子數條大槩得之但論心處以
為此非心之本體若果如此則是本體之外別有一副走
作不定之心而孔孟教人却舍其本體而就此指示令做
工夫何耶此等處非解釋之誤乃是本原處見得未明無
箇涵泳存養田地所以如此更願察之也世學不明異端
遂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
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嗜有之是實難滅是假易除
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見睚耳故不必
深與之辨

如下一本空一字疑是雪字

答程正思

所論放心之說甚善且更如此存養體驗久久純熟又須
見得存養省察不是兩事也

答程正思

向見印行王謝論大意甚善但論此兩人實事太草草恐
是看得史書未熟亦不可不加意今日正要見得此兩人
功少罪多處方見儒者大學功用之實耳所喻心說亦恐
未精大抵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其存則正而亡則邪耳

答程正思

所喻孟子前日因一二朋友看到此疑其說之不明方畧
改定正與來喻合叔重必自報去矣答陳同父書不知曾
細看否人皆以為此不足深辨此未察時學之弊者也區
區之意豈為一人贊毀毀叛乃此間呂沅州為之發本初
未有也此等事當平心觀之不必如此為已甚也

答程正思

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衛道之意又甚嚴深慰病中懷抱省
試得失想不復置胷中也告子生之謂性集注雖改細看
終未分明近日再改一過此處覺得尚未有言語解析得
出更俟欵曲細看他時相見却得面論祝汀州見責之意
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
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
譬如揚墨但能知其為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
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
此狂妄凶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為
前日之唯阿矣浙學尤更醜陋如潘叔昌呂子約之徒皆

已深陷其中不知當時傳授師說何故乖訛便至於此深
可痛恨无善遂能辨此深可歎賞深慚老繆放過此著今
日徒勞頰舌用力多而見功寡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犬牛人之形
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
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
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
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之白無異白焉則是指
形氣之生者以爲性而謂之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
矣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對也 右
第三章乃告子迷繆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蓋知覺運
動者形氣之所爲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此正

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
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已性之大全也

告子一段欲如此改定仍刪去舊論似已簡徑但恐於
一原處未甚分明請者詳之

答程正思

所喻數說皆善孟子中間又改一過不記曾錄去否今恐
未曾別寄一本但初看甚分明今讀之又似不分曉試更
爲思之如來喻固佳初欲取而用之又覺太繁注中著不
得許多言語今可更約其辭爲下數語來若發脫得意思
分明又當改却此說乃佳也致知說及他數處近改者德
粹寫得今有所改或問一二條亦寫寄之可就取者日新
一條似比舊有功也發見之說已具叔重書中可更相與

詳之此是日用功夫最精約處與向來五峯敬夫之說不
同可更思之恐說未透却又須別下語也大學或問所引
孟子正是傳授血脉與援引牽合者不同試更詳之人心
道心近書雖云無疑恐亦有未徹處故猶有不善看之說
亦請更察之也其他所論大槩皆正當但於曲折處間有
未察則恐於所謂亭亭當當恰好處未免不予細也大抵
近日朋友例皆昏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前獨正思篤
志勤懇一有見聞便肯窮究此為甚不易得常與朋友言
之以為為學正須如此方有可望然亦覺得意思有粗疎
處辨論功夫勝却玩索意思故氣象間有喧鬧急迫之病
而少從容自得之意此為未滿人意耳

答程正思

書中辨之章并一疏上之頗推夏間所言之未盡者語似
太訐未知得免於戾否所遣人於月初七八間行至今未
還不知聖意定何如自覺疎拙無以堪此厚恩冒昧而前
必取顛踣若得話行而身隱乃為莫大之幸耳所示諸書
甚善甚善但臨川之辨當時似少商量徒然合關無益於
事也其書近日方答之所說不過如所示者而稍加詳耳
此亦不獲已而答恐後學不知為惑耳渠則必然不肯回
也此間書院近方結裏江浙間有朋友在彼相聚興國萬
主淳不知舊在南康曾相識否其間一二人亦儘可講論
也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

答程正思

答于靜書無人寫得聞其已謄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

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肯力且得四方學者畧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爲無益不必深辨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也

答程正思

所示策甚佳然詞氣之間亦覺尚欠平和處豈有所不能平於中耶陳王已之論何足深辨果老嘗說少時見張天覺或告之曰蔡元長說相公極正當只是少些機數張應之曰蔡京斫頭破肚漢我若有機數却與你一般也若待它說伊川用處不周即伊川與你一般矣此可付一笑也通書注說善惡分明作兩節何爲尚疑無先善後惡之意耶性字之說亦無可疑然得賢者如此發明亦有助也

答汪子文

似聞比來急於進取遂爲神恠所惑殊駭聞聽於此等處把捉不定則所講聞於簡冊者將以何用耶自此切須安常守正以爲進學之地不宜復徇前失以陷於邪妄之域也

答汪聖可

示喻讀書勵行之意甚善甚善然更願反躬務實以充其言使無浮行之愧則區區之深望也

答周舜弼

熹適承枉顧示以長牋稱道過實決非淺陋所敢當不敢自辨數也至謂程氏二書出於記錄之餘不能無誤誠如所論向來所以各因本篇而存其姓號以相別者正謂是爾然言有似是而實非者有似非而實是者非好之篤玩

之深而辨之明者或未能無誤也暇日見過得面叩其一
二幸甚幸甚

答周舜弼

臨行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觀之今日學者不能
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
効驗也仁字想別後所見尤親切或有議論因來不妨見
寄

答周舜弼

墓事不易便能了辦喪禮盡誠不徇流俗此尤所難更宜
深念閔卜二子除喪而見之意以終禮制區區之望也
彼中朋友用功為學次第如何便中喻及向時每說持敬
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

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於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
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

答周舜弼

前此所示別紙條目雖多然其大槩只是不曾實持得敬
不曾實窮得理不曾實信得性善不曾實求得放心而乃
緣文生義虛費說詞其說愈長其失愈遠此是莫大之病
只以其間所論曲折及後段克伐怨欲鄉原思學瞻忽前
後之類觀之便自可見若果是實曾下得工夫即此等處
自無可疑縱有商量亦須有著實病痛不應如此泛泛矣
曾子一段文意雖說得行然似亦未是真見似此等處且
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
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

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特守亦不費力矣君子而時中却是集注失於太簡令人疑今已削去只見存文義已自分明若不爲此句所牽則亦無可疑矣恐枉費思索故并及之然其切要功夫無如前件所說千萬留意也

答周舜弼

所論仁字殊未親切而語意叢雜尤覺有病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此意推之更不須外邊添入道理反混雜得無分曉處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而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見無交涉矣仁義禮智便是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不可分爲兩事顏子之勇只以弟子所稱數事體之於身非大勇者其孰能之克己之說未爲不是但如此言語上理會恐無益耳其他數條似皆未切大抵前後見舜弼講論多是不切已而止於文字上捏合所以無意味不得力須更就此斡轉方有實地功夫也

答周舜弼

示及疑問且當如此涵泳其善致知工夫亦只是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敬子遠來不易其志甚勇而功夫未密更宜相與切磋更令精細平穩乃佳耳觀其病痛與長孺頗相似所以做處一般不知吾人所學且要切身正不以此等爲高也若親養未便亦須委曲商量不須如此躁迫也伊川告詞如此是亦紹

興初年議論未免一褒一貶之雜也

答周舜弼

所諭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為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
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為默然無為時設須向難
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
軍猝遇疆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答周舜弼

示喻為學之意大槩不過如此更在日用之間實用其力
念念相續勿令間斷

答周舜弼

來喻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
已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

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
之地耶

答周舜弼

講學持守不懈益勤深慰所望又聞頗有朋友之助當此
歲寒不改其操尤不易得也更願相與磨厲以造其極毋
使徒得虛名以取實禍乃為佳耳前書絜矩之說大槩得
之二字文義蓋謂度之以矩而取其方耳今所示數條各
以鄙意附於其後却以封還幸試思之來說大槩明白詳
細但且於此更加反復虛心靜慮密切玩味久之須自見
得更有精微處不但如此而已也承欲見訪固願一見但
遠來費力不若如前所說著實下功夫自得之則與合堂
同席亦無以異也鄉來蔡君今安在能不受變於俗否耶

大學之道莫切於致知莫難於誠意有未誠必當隨
事即物求其所以當然之理然觀天下之事其幾甚微
善惡邪正是非得失未有不相揉雜乎芒芴之間者靜
而察之者精則動而行之者善聖賢之學必以踐履為
言者亦曰見諸行事皆平日之所素定者耳今先生之
教必曰知之者切而後意無不誠蓋若泛論知至如諸
家所謂極盡而無餘則遂與上文所謂致知者為無別
况必待盡知萬物之理而後別求誠意之功則此意何
時而可誠耶此正學者緊切用功之地而先生訓釋精
明誠有以發聖賢未發之蘊竊嘗體之於心事物之來
必精察乎善惡之兩端如是而為善則確守而不違如
是而為惡則深絕而勿近先生勿去此二句亦庶幾不苟於

致知而所知者非復泛然無切於事理不苟於誠意而
好善惡惡直欲無一毫自欺之意敬守此心無敢怠忽
課功計効則不敢以為意焉如此用力不知如何
知至只是致知到處非別有一事也但見得本來合當如
此之正理自然發見透徹則所知自切不須更說確守深
絕而意自無不誠矣

傳之二年釋自新新民而結之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者言皆欲止於至善也蓋自致知以至脩身無非所以
自新也自齊家以至平天下無非所以新民也凡此八
者誠大學之條目然必曰止於至善者深言擇善不可
以不精耳夫善一也有至善則有未善先生致云所以
言擇善之難如此過則失中不及則亦才至于中宜其

應事接物之際固有欲為公而反遂其私欲為義而乃
徇乎利厚薄輕重泛然而應不得其當是皆知之有未
切也補亡之章謂用力之久而一旦廓然貫通焉則理
之表裏精粗無不盡而心之分別取舍無不切是必加
之以積習之功庶乎廓然貫通然後可以言止於至善
之事乎苟未至此則分別取舍於心當如何
一事自有一事之至善如仁敬孝慈之類

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人之所不能無者然有一于此則
心不得其正何哉蓋此心不可以頃刻而不存苟喜怒哀
憂懼一萌于中則心有係累不特不能帥乎氣而氣反
得以動其心矣故當忿懣之時唯有忿懣而已既以忿
懣為主尚何心之可存恐懼之類莫不皆然聖人於此

淵欲學者常有此心無少間斷喜怒哀懼猶不可有而
况於曠蕩外馳邪辟妄念以為此心之累者乎故曰心
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矣以此意體之如何

有喜怒哀懼則四者之發不得其正無喜怒哀懼則四者
之發何不正之有

絜矩之道推已度物而求所以處之之方故於上下左
右前後之際皆不以己之所不欲者施諸彼而已矣然
皆以敬老事長恤孤之三者推之以見民心之同然故
下文極言好惡不可以異乎人而財利不可以擅乎己
苟惟不然皆取惡之道也是則一章之意無非發明恕
之一字上章既言所藏乎身不怨則不能喻諸人矣於
此復推廣之以極其所不通之意恕之為用其大如此

求其指歸則不過孝弟慈三者行乎一家推而至於治
國平天下同一機而已孝弟慈非恕也自身而家自家
而國自國而天下推之者近施之者廣必與人同其欲
而不拂乎人之性茲其所以爲恕以此觀之是否
此段說得條暢

致中和注云自我謹恐懼而守之以至於無一息之不
存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必謹其獨而察之以至於
無一行之不憚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夫喜怒哀樂未
發謂之中戒謹恐懼所以守之於未發之時故無一息
之不存而能極其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必謹其獨所
以察之於既發之際故無一行之不憚而能極其和天
地之所以位者不違乎中萬物之所以育者不失乎和

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者蓋如此學者於此靜
而不失其所操動而不乖其所發亦庶幾乎中和之在
我而已天地萬物之所以位且育焉則不敢易而言之
未識是否

其說只如此不難曉但用力爲不易耳勉旃勉旃

凡事豫則立一節言與事行與道皆欲先定於其初則
不路不困不疚不窮斯有必然之驗故下文自不獲乎
上不信乎朋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
已然則先立乎誠爲此章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可
以誠乎身也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物以窮其理
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真知善之爲可好而好之則如
好好色真知惡之爲可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明善如

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謂明善即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即大學意誠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是否

得之

費而隱章引鳶飛魚躍之詩以明其旨程夫子以為子思契緊為人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竊以為子思之言無非實理而程夫子之說亦皆真見今又得先生窠定此章反復開曉昭然義見耽玩久之心融意釋夫形而下者道之用矣必有形而上者為之體其用廣夫安得而不費其體微又安得而不隱體用顯微初無間絕人惟覩其用之顯而不見其體之微也是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子思於是託鳶魚以明此理之昭

著而其所以然之故則亦可知其隱然為難見也夫見於鳶魚者尚爾而况自夫婦隱微之間極而至於天地廣博之際化育流行洪纖高下莫不皆然此理固非偶然者而亦孰與之哉子思之言精密峻潔而程子之論無纖毫凝滯倚著之意非先生其孰知之大意如何只是如此更宜詳味

二十七章始言道之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道之用入於至小而無間非至德之人不足以凝之中言至道之疑非大小精粗舉而並行則不足以凝是道也未言所處之無不宜所以極言至道之疑其效如此然大小精粗之旨諸家所論不同張子逐句為義呂氏因之以一句自相反覆為說游氏以逐句相承接為說楊氏以逐句

上一節承上節下一節承下節為說却以溫故知新為道問學之事敦厚崇禮為道中庸之事兼而讀之亦足以發明大旨然分比精密條理該貫終不若以尊德性為存心之本而極乎道體之大以道問學為致知之本而盡乎道體之細遂以廣大高明溫故敦厚為存心之屬以精微中庸知新崇禮為致知之屬於是犁然各當於人心使學者有用力之地而不悖乎名義之紛紜也竊嘗玩索所謂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者指致廣大而言也不以一毫私欲而自累者指極高明而言也乍讀兩句似若一意相同然試體之一以私意自蔽則心不洪放而狹隘迫窄何以致廣大乎一以私欲自累則此心沉溺而昏暗卑陋何以極高明乎此二句若相似而實

不同者妄意如此是否

得之

末章八引詩前五條論始學至德踈密淺深之序後三條皆所以贊不顯之德前此蓋未有發明斯義若此昭著明白也今觀尚綱一條則知為己之學不可以徇名而入德之方皆由乎己而已進而至於亦孔之昭則謹獨之行已著又進而至於不愧屋漏則謹獨之效益彰其曰奏假無言所以言其德之已成又曰不顯惟德所以言其德之至盛故先之以不賞不怒而民自畏勸終之以篤恭而天下平也夫自下學謹獨之事積而至於篤恭而天下平則其存心也愈謹而進德也彌盛復三引詩以歎詠不顯之德固不在乎聲色之末亦非德

輔如毛之可比極論其妙不若無聲無臭之詩爲可以形容其不顯之至耳竊嘗謂此章之旨正與首章相應首章論道體之大端故以性命教之三者言之於始然必戒謹恐懼而存其未發之中必謹其獨而保其既發之和中和之至所以能位天地育萬物者蓋其德之盛同乎天而然也中庸之書所以始於是者其旨深哉有志於學者可不知天德之在聖人者爲如何於此宜盡心焉爾未審是否

亦孔之昭是謹獨意不愧屋陋是戒謹恐懼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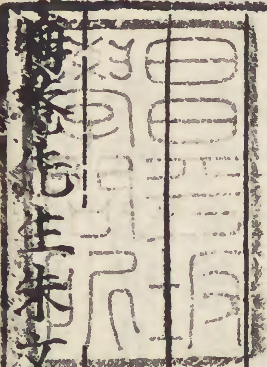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不但終食之間而已也雖造次必於是不但造次而已也雖顛沛必於是蓋欲此心無頃刻頃更之間斷也及稱顏子則曰三月不違於衆人

則曰日月至焉而已今學者於日月至焉且茫然不知其所謂况其上者乎克己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此其進步之階歟

下學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見耳

不伎不求何用不減貧與富交彊則伎弱則求人惟中無所養而後飢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彼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嫉伎

害生焉否則諛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為卑污淺陋之
甚也子路之志不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
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簞
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日用功夫信乎不可遽已
也
是如是



梅卷先生朱公文集卷第五十

